

【迎新篇】

成為大學新鮮人的第一道洗禮，
是接受學長姊準備的迎新活動，
只是陳巧音沒想過，
這活動顛覆了她的科學腦袋，
有時候看見的人不一定是人，
那個，
也許是鬼來復仇——
楔子 為什麼是我

黑夜裡，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的陰暗處傳來壓制的窸窣聲。

突然，壓抑的尖細聲響在暗夜中迸出——

「救命！」

簡短兩個字後，取而代之的是男人壓低的暴吼聲——

「壓好她，不要讓她出聲！」

「你閉嘴，動作快一點！」

「你不壓好，我要怎麼快一點？」

兩個相似的聲音在闌靜的夜色裡低聲互咆，伴隨著淫糜聲響，充斥惡意與危險的氣息。

「好了，輪到你了。」半晌後，帶著喘息的男音響起。

男人正打算和另一人交換位置，卻察覺身下的女子有些古怪。

「你還不過來？」另一人催促著。

「不是……她感覺……」他想了下，斟酌字句道：「她還有氣嗎？」

另一個還摶著她嘴巴的男人愣了一下，鬆開手，底下的女子沒有發出半點聲音，他探向她的鼻息，感覺不到半點呼吸，再按向胸口，心跳早已停止。

黑暗中，兩雙晶亮的眸色直睇著身下的女子。

女子年輕的臉龐佈滿猙獰淚痕，大眼圓瞪，嘴巴微啟，像是在問：為什麼是我？

第一章 遊戲

盛暑的天空是一望無際的藍，連一片雲都沒有，熱到在公園裡散步或運動的人們紛紛躲到樹蔭底、涼亭下避暑。

陳巧音背了個大大的帆布包走在豔陽下，如果可以，她也想先找個地方乘涼，可是迎新會的集合時間快到了，哪怕再熱，她還是咬牙繼續走。

太熱了，真的。

為什麼不直接辦在宿舍或是校園裡，非得跑到外頭辦個兩天一夜的宿營呢？還繳了不少錢呢，超肉疼的。

所以不能浪費，非去不可。

「巧音。」

聽見喚聲，陳巧音回過頭，見是自己的室友，開心地揮著手，「麗妍、林綾！」

「怎麼笑得一臉傻樣。」待走近，高麗妍明豔面容上滿是嫌棄。

「怎麼說話的。」陳巧音沒好氣地說著，清秀臉上卻是肉眼可見的開心。

「對啊，人家明明就傻得很可愛，妳嫌棄什麼？」林綾一把抱住嬌小可愛的陳巧音，一副仗義執言的樣子，實則同樣嘴賤。

陳巧音哈哈大笑著，壓根不介意兩人言語戲弄自己。

對她而言，這只是同學間的幽默交流方式而已。

高麗妍和林綾不約而同地看著她，有致一同地抱住她，異口同聲說：「怎麼傻得這麼可愛？」

正因為陳巧音這少根筋又率真的反應，才會教她們這毒舌二人組特別喜歡她，時時護著她，省得她哪日被人欺負都沒發覺。

要知道，少根筋是沒藥醫的，只能加強保護。

「今天超熱的，怎麼偏偏挑今天宿營？」抱得有點熱，高麗妍拿出隨身小風扇吹著，也不忘朝陳巧音身上吹了一會。

林綾也不滿極了。「對呀，真的很無言，明明可以在校園裡進行，偏偏要跑到外頭，還要過夜，白白浪費住飯店的錢。」

最氣人的是，活動地點離學校很近，辦什麼宿營啊！

要不是聽人說迎新會最好別缺席，否則錯失了和直屬學長姊交好的機會，對於將來的學習生涯可是大大不利，若非為了學長姊的考古題和學習方針，她是絕不會把錢浪費在這事上頭。

「對了，我們剛剛要離開學校時，有警察到學校找人問話。」高麗妍笑道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陳巧音隨口問著。

「不知道，聽說是要找二年級的學長姊問話，是校長親自接待，現在還不清楚發生什麼事。」

「太可惜了，偏偏我們要參加迎新會，不然待在宿舍裡，肯定一個鐘頭內就能得到第一手消息。」林綾扼腕極了，不過她並不認為校園真能出什麼大事。

可不是嗎？校園裡要有個風吹草動早就傳到人盡皆知，哪可能警察上門了她們還一頭霧水。

「對啊，我們為什麼要把時間浪費在這裡？」話題又繞回來，高麗妍再次嘆了口氣，很想回宿舍吹冷氣。

「真的。」陳巧音抿著嘴附和著，「可是學長姊這麼決定，我們又不能怎樣。」其實不是宿營不好，也不是地點不好，而是地點離學校太近，真的很沒有宿營的氛圍，而且還不准她們回宿舍睡覺，硬是要她們繳住飯店的費用……

錢要花在刀口上，這種宿營安排真的令人不喜。

「活動最好辦得很好玩，不然……」高麗妍磨了磨牙，用力嘆了口氣，「還真不能怎樣。」

誰讓她們是菜鳥，迎新會就是拿來欺負菜鳥用的嘛。

「管他的，先過完這兩天再說吧。」林綾看著遠方，順口問著，「巧音，集合地點在哪裡？」

「我帶妳們去，我昨天就來看過了。」

「妳還先來踩點？」林綾驚訝了，想不到她竟然為了迎新會做到這種地步。

「不意外啊，她是學霸欸。」高麗妍一臉理所當然地道。

不要看陳巧音長得小小一隻，笑起來無害到很犯傻，人家可是妥妥學霸，是醫學院榜首好不好。

而且她每天晚上都會溫習功課，把明天上課會用到的課本都看過一遍，最可怕的是，她已經開始在翻免疫學的原文書了，那是大二的課程，而且她不是看得很認真，只是簡單看過一遍就好像全刻進腦袋裡了。

高麗妍真心認為，陳巧音這顆腦袋跟少根筋的個性，外加這張笑起來很傻的可愛臉蛋超不搭。

「不是，我昨天到附近買東西，心想很近就順道過來看看。」其實撇開迎新會不提，這個公園真的很好，還有天然的小片森林，小溪穿流，平常就很適合過來散步健走順便吸收芬多精。

林綾親熱地挽著她。「走走走，帶我們去吧，集合時間快到了。」

活動地點在公園的中央廣場，佔地寬敞之外，四周綠樹參天，往右走通往媲美忘憂森林的綠林區，那裡保持著天然原始的園林，其中還有溪流穿過；往左走則是步道區，隨著山道的蜿蜒路徑而上可以俯瞰整個公園腹地。

頂著炙熱陽光，陳巧音等人簽到完畢，回頭和同學閒聊等待活動開始。

才剛開學沒多久，有些同學是同宿舍的，所以大半都算熟悉，一邊對熱得要命的天氣抱怨兩聲，順便聊聊廣場上擺的一些器具，猜測等一下到底是要進行什麼遊戲。

「會到這種地方玩的就是大地遊戲。」高麗妍立體又奪目的五官毫無不客氣地擺滿嫌棄，「啊不然你們還期待迎新會能玩出一朵花？」

「可是玩大地遊戲也不至於要我們一人繳個四千五百塊吧。」陳巧音越說越肉疼，捨不得為了團康活動花掉她那麼多錢。

「沒有，畢竟還有住宿，住飯店要錢的，尤其還有午餐、晚餐、明天的早餐供應，對吧？」剛和同學聊完的林綾一回頭就給出中肯的說法。

「還是好貴。」她本來是想拿那筆錢買原文書的。

「應該還有小禮物吧。」看她惋惜的表情實在太可憐，林綾試著給予她一點鼓舞人心的甜頭，至少讓她心裡好受點。

「學長姊的筆記？」陳巧音杏眼發亮著。

「我覺得一二年級的筆記對妳來說助益不大，妳比較想要的應該是三四年級的。可惜辦迎新會的是大二的學長姊，因為大三、大四的學長姊已經被功課逼到無心參與這種活動，所以妳根本拿不到大三學長姊們的筆記。」高麗妍毫不客氣地摧毁她的期盼。

陳巧音抿了抿唇，重申道：「好貴喔。」這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。

兩人被她可憐兮兮的無奈模樣給逗笑了，正想再逗逗她，廣場上架起的小舞台上，醫學系的學長姊已經陸續上台自我介紹了。

「雙胞胎耶。」林綾小聲說著。

陳巧音跟著看去，很難得看見如這般顏值頗高的雙胞胎學長，無怪乎底下響起壓抑的尖叫聲。

「學校很有名的那一對啊，高富帥的渣男雙胞胎周以熙和周以煦。」高麗妍興致缺缺，瞥了眼就轉開頭，覺得多看一眼眼睛都會疼。

「有他們很渣的傳聞？」

「有，我聽牙醫系的學姊說的。聽說兄弟倆還彼此競爭，看誰能拐上床的女人比較多。」

「這麼渣？」林綾倒抽了一口氣，不禁感嘆，果真是人不可貌相。

「就這麼渣。」高麗妍無比肯定地說，天生冷豔的面容因為那抹嫌棄更顯耀眼。

「拜託，這大學是他們父母的，靠山這麼硬，不渣多對不起自己？」

「可是很多事都是傳聞，傳到最後都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。」陳巧音再中肯不過地提出她的看法。

「那對雙胞胎盯上我了。」面對周家兄弟投射過來的眼神，高麗妍沒有驕傲，語氣滿滿的不屑，「目的很清楚，就是想跟我滾床。拜託，我是來唸書的，沒有閒功夫理那種渣貨。」

面對她直白的發言，陳巧音嚇得臉都泛紅了，想了下又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妳就別理他們。」

「我當然不會理，拜託，以為自己是什麼好貨色嗎？自動送上門的我都非收不可？我又不是清潔人員專門收垃圾的。」高麗妍啐了聲，渾然天成的傲氣為她的美麗更添幾分光輝。

林綾被逗得哈哈直笑，高麗妍微揚起下巴，餘光瞥見陳巧音一臉傻笑地貼在身旁，問她，「妳貼這麼近幹麼？以為靠我近一點就能從我身上攝取美麗元素？」

陳巧音搖了搖頭，一副與有榮焉地道：「有這麼漂亮的朋友，我驕傲。」

她跟林綾不一樣，並不是和高麗妍讀同一所高中，也不是想介入她們這對閨蜜之中，只是純粹覺得可以結交她們這樣真性情的人，自己運氣萬分好。

高麗妍瞪著她一會，終究忍不住一把抱住她。

可惡，天氣這麼熱，還要說這麼可愛的話，要人怎麼忍得住？除了抱緊處理，還是抱緊處理！

「我也要！」林綾毫不客氣地加入戰局。

太可愛了，怎麼會有人有勇氣把這種話說出口？她到底是從哪個時空跑到這個世界的？

哪怕熱得要命，陳巧音還是開心地笑著，畢竟不是誰都能得到左擁右抱的機會。然而，從兩人擁抱的縫隙中，她瞧見了後方離人群幾步外的女孩子，停頓了一下便朝那人揮了揮手，那人只是淡淡地對她頷首，當做打招呼。

貼在她背上的林綾順著她揮手的方向望去，隨口問：「妳跟誰打招呼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她是誰，只是昨天來的時候有遇見她，她今天又出現，應該也是來參加迎新會的，我猜她大概是學姊。」畢竟醫學系今年錄取人數不過五十人，如

果是同學的話，她一定有印象。

「喔。」林綾不甚在意地收回目光。

剛好，台上的學長姊已經介紹完畢，宣佈先就地休息，五人分成一組到前頭領學長姊精心準備的美味野餐盒。

「這麼好？」陳巧音詫道。

她還以為是發工具讓他們自己搞定午餐，沒想到學長姊都準備好了。

「妳別傻了，妳以為學長姊是餐飲系的嗎？」高麗妍很自然地認為其中有鬼。

「可是都敢端出來給我們吃了，應該還行吧。」

「不不不，沒那麼簡單。」歷屆迎新會都是學長姊在欺負新生，畢竟他們以前也被上屆欺負過，等到他們成為學長姊了，自然也得讓新生們體會一遍，所以這種霸凌遊戲等同世襲傳承。

「算了，總比去鬼屋探險還是探靈遊戲之類的要好。」林綾想清楚了，不管端出來的是什麼史詩級的暗黑料理，都比上上屆學姊們所承受過的要好。

「也是，晚一點經過藥局，我們先買點益生菌。」高麗妍煞有其事地說著，彷彿即將面臨的確實是暗黑料理無誤。

「可是我們要先分組，要五人一組，還差兩個。」

「那還不簡單？」高麗妍看了下四周，見同學正在極力拉人成團，她朝遠方招了招，喊道：「簡之懷，要不要過來我們這一組？」

「好！」

眨眼功夫，兩個大男孩已經快步來到面前。

陳巧音抬眼望去，衝著兩人笑了笑。這兩人她知道，因為他們特別高，她必須抬頭看，很難不記得。

「還好妳喊得快，不然那頭有三組人馬為了搶我都快要大打出手，感謝妳阻止了一場即將發生的大亂鬥。」簡之懷白白靜靜的斯文模樣配上浮誇至極的口吻，反差大得嚇人，而他也不愧是新生中公認的自來熟，開學短短幾天都已經和大家混熟了。

「……當我沒說，哪裡滾來的給我照原路滾回去。」高麗妍嫌棄地擺著手，儼然像是趕一隻狗。

簡之懷二話不說就垮下臉，那哀怨的神情說有多浮誇就有多浮誇，逗得林綾不客氣地放聲大笑，沒有半點淑女樣子。

「麗妍，這樣太傷人了。」陳巧音努力地抿住笑意，小聲對著她說。

「才不傷人，要不是想到接下來的活動肯定有不少需要用到體力活的地方，我才不會找他。」簡言之，她就是在找工具人。

而且她壓根沒有壓低聲音，實實在在的真小人。

「麗妍……」就算是這樣，也不用講那麼大聲，好多人都在笑他了。

「放心，他的臉皮跟城牆同等級，妳一點都不需要替他擔心。」

陳巧音呵呵乾笑，偷觀簡之懷，不小心被他哀怨的神情逗笑了。

「麗妍，既然需要苦力，那就把他留下吧。」林綾拍了拍他的肩。

「對呀，我還附帶一個苦力，價值加倍。」簡之懷拉著身旁的連亞仁，樂觀地接受苦力的身分，還頗引以為傲。

陳巧音驀然想起還有這一號人物，存在感實在太低了，不小心就忘了他的存在。嗯……連亞仁她是知道的，算是個高顏值的男人，整個醫學院還曾經引發不小轟動，但比較特別的是，他這個人相當沉默寡言，同學圍著他吱吱喳喳老半天也沒聽他吭過一聲。

是的，他的五官是好看，特別引人注目，卻偏偏是個面癱，可惜。

一個外貌存在感強烈的人搭上這種淡漠個性和面癱，真的會教人只敢遠觀而不敢褻玩焉。

目前能這樣拉著他東奔西跑的大概也只有簡之懷，聽說他們是從國中就結下的孽緣。

陳巧音默默感嘆著，餘光瞥見面癱同學一雙極為黝黑的眸直盯著自己，那雙眼睛深邃且漂亮，沒有一絲情緒，像是平靜的大海，讀不出任何思緒。

他就這樣沉默地盯著，盯到陳巧音悄悄摸著臉，甚至搓了搓眼角，懷疑自己有眼屎沒清乾淨，不然他幹麼一直盯著她？要不……吭一聲也好啊。

可是他向來不吭聲，算了，山不就她她就山，於是她朝他露出個友善的笑，希望他可以回應一下這麼盯著她的理由。

然而，回應她的，是他稍嫌靦腆的頷首點頭。

那一剎那，陳巧音突然明白為什麼他擁有席捲醫學院的魅力了。

這人，哪怕只有丁點反應，都會瞬間從人偶變成食人間煙火的偶像！

「喂，等等再聊，要先領餐盒了，五人排一縱隊，苦力一號快去領。」林綾聽見台上發佈領餐訊息，二話不說打斷苦力一號沒營養的幹話。

「奴才遵旨。」苦力一號瞬間自貶為下人了。

陳巧音趕忙回神，覺得臉有點發燙，懷疑今天的太陽實在是太毒辣了，她拿出隨身小風扇吹著，吹走暑氣和熱意，就瞥見苦力一號已經捧了個野餐盒回來。

「菜色怎樣？」高麗妍揚眉問著，對餐盒內的食物不具期待。

「我不能說好。」簡之懷微皺著眉說著。

「那麼糟？」林綾走向前，二話不說地掀起餐盒蓋，卻見裡頭只有……

「這是要我們啃報紙？」她不敢相信餐盒裡竟然只放了幾張報紙，那甚至不是一整份的，看起來舊舊的、頗有年分，她連碰都不想碰。

「看來是無聊的團康遊戲開始了。」高麗妍無奈地嘆了口氣。

果然，就如她所說，台上就傳來學姊方雅歆的聲音，「從現在開始，十分鐘之內利用餐盒內的報紙，撕貼出一份一百字以上的病歷表，完整性最高或者文字表達最精準的一組可以得到最豐盛的午餐，以下遞減，最後一組沒有午餐，計時開始！」學姊喊得很嗨，可是十組人員皆是一臉懵。

不是，這太整人了，誰知道病歷表要怎麼寫？

「你好歹也看過病，難道沒看過醫師寫病歷？」高麗妍很不屑地掃了眼哇哇直叫的簡之懷。

「可是要寫到一百字不好發揮。」陳巧音已經率先拿起報紙，邊看邊說：「而且我們可能要先看過報紙，才能決定我們要寫哪一方面的病歷，再決定如何把字數湊出來……十分鐘有困難，我們要趕快動手，不然可能會沒有午餐可以吃。」高麗妍和林綾認同地看著餐盒內的報紙，正打算動手時，聽到百年不吭聲的面癱同學竟開口了一一

「內容可以從病情摘要、醫囑和注意事項三方面著手，要湊到一百個字應該不會太難。」

連亞仁一席簡單扼要的話語結束，在場除簡之懷外都傻眼了。

原來他會說話，而且聲音低沉悅耳。

「很好，就這麼辦吧。」簡之懷話音一起，瞬間像是解開某種魔法，在場三位女性瞬間回神。

「看吧，一個人一張，先找出病歷會用上的關鍵字。」高麗妍接過報紙，一張張地分發，瞥了眼最後一張 A4 白紙，啞了聲。

因為沒有膠水，到時候風一吹……他們有得拼了！

分工合作之下，他們這一組拿到了第三名，午餐的內容卻是乏善可陳得教高麗妍臉色瞬間就沉了下來。

一人一塊三明治，還是只包果醬的那種，連一片水果片都沒有，讓人不敢想像三名之後的午餐會是什麼內容。

「沒關係，聽說晚餐很豐盛。」陳巧音溫聲安慰著。

「遊戲還在進行中，妳想，會不會連晚餐都賭進去了？」林綾一臉凝重地問。

既然是團康活動就不可能只玩一種遊戲，而且距離入住飯店的時間還早得很，天曉得還有什麼遊戲要整他們？

這根本是斂財兼整人！

「呃……這得要取決學長姊的良心。」這真不是她們能決定的。

「那就是一路虐到底了。」高麗妍瞇起漂亮的勾魂眼。

「呃……不好說。」不可能欺負得太過頭，畢竟是同一所學校，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。

「給我聽好了，等一下不管玩哪種項目，全部給我拿第一名！」高麗妍轉頭命令著苦力一號。

「遵旨！」簡之懷鄭重地行了個軍禮。

要不是不能換組員，她現在就很想把他換掉！高麗妍瞪了他一眼，心道：要不是剛剛他讓字飛走了，他們這一組本來是拿第一的！

他們這組分明是精英中的精英，怎麼看都要拿第一的，偏偏有個豬隊友……算了，換不了人，那就不要將重要事項交給他便是。

就在他們這組吃完三明治沒多久，遊戲終於結束，林綾偷偷看了第九名的午餐，悲慘到她都不知道該怎麼形容。

「一片土司分成四份？」高麗妍聽完，簡直不敢相信學長姊喪心病狂到這種地步，這可以向學校申訴吧？

「嗯，還不是厚片。」林綾說完，目光看向豬隊友兼苦力的簡之懷，很慎重地說：「拜託，不要扯後腿，求你了。」

雖然不知道下個遊戲是什麼，更不知道還能賭什麼，重點是她不想輸！

才說完，台上又傳來學長姊叫大家集合的聲音，一群人迅速來到台前，這才發現台上多了台機器。

「伴唱機，難道等一下要玩猜歌遊戲？」簡之懷雙眼一亮。

「你有把握？」高麗妍和林綾瞬間將目光投向他。

他帥氣地撥了下頭髮，用百分之百的自信道：「當然，我可是號稱……」

至於他後頭到底說了什麼已經沒人在聽，而是專注在台上，聽著學長姊解釋接下來的遊戲規則。

而陳巧音則是噙著笑，朝台上的學姊微微頷首，算是打招呼，心想果然是二年級的學姊，雖然只是靜靜地站在其他學長姊的身後，但美人自有風采，還是能教人一眼就看見她。

昨天應該問她名字的。

正思忖著，一道陰影精準地擋住陳巧音的視線，她慢慢地抬起頭，對上面癱同學那張依舊教人讀不出情緒的俊臉。

呃……這位面癱同學好像很喜歡盯著她看呢，難道……她真的有眼屎嗎？

正打算偷偷抹眼，卻聽他開口道：「妳對猜歌名有把握嗎？」

喔，原來是想跟她討論戰術？她說：「其實我沒什麼把握，我對音樂沒有很大的興趣。」說白一點，她就是個非常乏善可陳的人，「你呢？」

「……一樣。」

喔，所以說，這個遊戲的豬隊友會變成他們兩個？

「希望這個遊戲不會賭太大。」她不敢想像拿倒數第一名時麗妍會怎麼發飆。

「沒有得分者，沒有晚餐！」

當台上學姊公佈賭注時，陳巧音如喪考妣……太過分了，賭這麼大，她是有繳摳摳的欸。

然而，她完全沒有悲春傷秋的餘地，因為遊戲開始了一一學長姊派出一人開始比手畫腳。

陳巧音面目呆滯地看著台上努力比手畫腳的學長，她的腦袋一片空白，只惦記著她的晚餐飛走了，根本湊不出半個字。

「恐龍扛狼！」

聲音喊出的瞬間，陳巧音慢半拍地回過頭，就見大夥都盯著簡之懷，而同時，台上公佈一一

「答對，第三組得一分！」

「……你真的會？」高麗妍難以置信地摀著嘴，像是受到無法言喻的衝擊。

她剛剛完全看不懂學長到底在比什麼鬼，他竟然三秒猜出答案……這到底是磁場

的問題還是智商的問題？

「我就跟妳說我真的很會。」簡之懷又忍不住撥了撥有點捲的瀏海。

「交給你了，帶刀侍衛！」

「沒問題！」從奴才連升數級的簡之懷氣勢磅礴地應下。

接下來，他果然過關斬將，拿下第一關卡比手畫腳的三分，再拿下第二關的圖卡提示的兩分。

頓時陳巧音開心得手足舞蹈，心想就算接下來都沒拿到半分也無所謂了，因為他們已經是第一名了，晚餐是豐盛的海陸大餐！

不過比賽還要繼續進行，因為其他組別還沒分出上下。

而第三關卡是直接放歌曲前奏，讓人猜歌名，然而當歌曲前奏一開始時，出現了女孩子痛苦而壓抑的呻吟聲。

聲音流洩而出的瞬間，不管是台上台下的人都愣住了。

「放錯歌了吧。」高麗妍嘴角抽動著。

「這不是歌吧。」林綾壓低聲音，附在她耳邊說著，「學長在整我們嗎？」

正疑問著，呻吟聲變成了細微的求救聲，就像是有個女孩子正在努力掙扎求救一般，台下議論紛紛，就連簡之懷都說——

「以我猜歌之王的名義發誓，我確定這絕對不是一首歌，甚至不是網上混音版的歌曲。」

高麗妍涼涼瞥了他一眼，不知道該說什麼來回應猜歌之王，但台上的人明顯地慌了起來，想要將機器關掉，但機器像是故障了，怎麼也關不掉，隱約可以聽見那細微的嗚咽聲夾雜著——

「為什麼是我……」

高麗妍微瞇起眼，低聲道：「不知道為什麼，這聲音聽起來好毛。」

「嗯，滿詭異的，到底是學長要弄我們，還是有人要弄學長？」林綾說著，看著台上那對雙胞胎學長一把拔掉插頭，可弔詭的是，聲音還在持續中。

一瞬間，台下議論紛紛，而且很自然地遠離舞台。

就在大夥猜測這是否是整人的一環時，砰的一聲，學長氣急敗壞地踹倒機器，聲音終於戛然而止。

聲音停止了，台下鴉雀無聲，廣場上的人都靜默下來，蕭瑟莫名，而且明明還是萬里無雲的豔陽天瞬間烏雲密佈，陣陣冷風颳過衣衫，彷彿瓢潑大雨隨時將至。

氣氛弔詭得讓人有點發寒，想說點什麼卻又覺得此刻不該說話。

台下這麼想著，台上的人似乎也愣住，好一會才回過神，勉強勾起笑意，拿起麥克風解釋著，「機器出現故障，我們進行下一個遊戲。」

「學長，目前只有兩組有得分，如果不繼續比，其他八組怎麼辦？」晚餐很重要，不爭取不行啊。

方雅歆立刻接過麥克風，笑容完全不受剛才的插曲影響，說：「第三組是第一名，晚餐是飯店供應的海陸大餐，第七組是第二名，晚餐是牛排特餐組，至於其他的八組全都一樣是排餐，這樣可以嗎？」

沒法子搶分的組別一聽到這個安排，莫不點頭贊同，總比什麼都沒有的強。

短暫的插曲過後，立刻進行下一個單元——前線支援。

「仔細聽好題目，只有最快完成的隊伍才能得分，所以仔細聽喔。」方雅歆在台上笑得光芒萬丈，可台下的人只感覺內心涼颼颼，誰讓學姊每次只取一名，分數實在很難搶。

「總共有五題，最高得分者……可以自由挑選房型，而沒得分者只能被安排擠進八人房。」

「現在飯店有八人房的房型？」陳巧音詫異極了。

她很久沒住過飯店了，但她印象中就算是家族旅遊，好像也沒擠過八人房的。

「那種的通常都是四人房或六人房再加床墊。」林綾低聲說完後，聲音壓得更低，

「我真心懷疑這次的迎新會學長姊賺了不少。」

說不定到最後會直接一個房間塞兩個組。

林綾的心算超強，在內心加加減減之後，她表示，校園的水很深啊。

「聽好了，我只說一次，給我四片葉子、三根草、兩朵花、一串鑰匙圈和一只布偶，裝飾成裝置藝術送到台上，最快且最貼近主題者得一分，比賽開始！」

方雅歆話一說，台下發出陣陣哀嚎聲——誰會帶布偶在身上？

「第一題就這樣玩？上哪找布偶？」林綾覺得學姊根本是以整人為樂，好歹也想個比較有可能找得到的物品好不好！

「……這個算不算？」帶刀侍衛從背包裡取出一只毛茸茸、紅色招財貓布偶，而且還是愛心型的。

瞬間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掃向他手中之物，一個個難掩詫異。

林綾顫著手接過布偶，激動地道：「我宣佈，你現在已經是禁軍統領了！」

陳巧音被逗得哈哈大笑，覺得林綾追劇追得連封賞都能這麼順口。

「謝主隆恩。」簡之懷二話不說地行禮。

「不急著謝，快點去找葉子、草跟花！」高麗妍當即一聲令下。

「我知道哪邊有花，而且都是掉在地上的，撿起來就能用。」陳巧音往後一指，大概就在兩百公尺外的花圃。

「走！」

這一分，他們拿下了！

當其他組別還在憂愁上哪找布偶時，第三組已經來到花圃邊，秉持著不亂摘花葉兼拔草，大夥努力地在灌木叢底下尋找掉落的花葉和枯敗的草。

陳巧音蹲在地上抓起一小撮乾掉的草，開心地站起身，這才發覺身形頑長的連亞仁就站在她身旁，替她擋去大半陽光。

難怪，她從剛剛就覺得沒那麼曬了！

啊……他就是個寡言的好人，行善不欲人知。

陳巧音感動極了，也脫口道謝，「謝謝你，連同學。」

然而身旁的連亞仁卻是動也不動，吭也不吭一聲，像是沒聽到她說話，又或者是太過專注於某件事上。

陳巧音沒介意，心想他本來就是個寡言之人，可餘光瞥見他手上拿著一片葉子，他看得十分專注，專注到似乎都進入葉子的世界，已經跟現實世界脫離了。

不就是一片葉子？嗯……應該是榕樹的葉子，她看了幾步外的大榕樹又看向他手中的葉子，實在是參不透這一葉一菩提的境界，考慮著別打擾人家參禪入定的境界，卻眼尖瞧見葉子上有隻綠色毛毛蟲正從背面慢慢地爬到正面，差不多快要爬上他的手指。

難道他看的是蟲？

「這應該是蝴蝶的幼蟲。」她湊過去，仔細看了兩眼，發表她的看法。

「……拿掉牠。」

「嗯？」什麼？

身旁入定已久的連同學終於吸了口氣，嗓音略顯低啞且疲憊地道：「幫我……拿掉牠。」

這次陳巧音聽得分外清楚，看了面無表情的他一眼，動作飛快地抽走他手中的葉子，擋進花叢裡，然後把聲音壓得很低，問他，「你怕蟲嗎？」

「……嗯。」這句嗯，遲疑了一會才說出口，而且仔細聽會聽不見。

「喔，下次你如果再遇到就喊我一聲，我幫你拿掉。」她猜想，他八成是撿起葉子時才發現背面有毛毛蟲，「我跟你說喔，我弟也很怕蟲，但是你比較厲害，你都沒有叫出聲。」

正因為他沒有叫出聲，所以她花了一點時間才從他臉上細微的表情發現他的異樣。恐懼是有形狀的，再會隱藏的人也藏不齊恐懼的所有稜角。

此時，連亞仁才像是被豔陽解凍的冰人，慢慢地活過來，從雕像活回人樣，他將目光定在她身上，有審視有疑惑，還有一點……說不出的悸動。

其實他不是不叫，他是僵到叫不出聲，而她沒有嘲笑他更沒看輕他，還說要幫他。

他靜靜地注視著她，明明面無表情，她卻像是察覺他的笑意，不禁跟著笑彎花瓣色的唇。

「這點小事我幫得起。以後有分組報告的話我們同一組吧，我覺得你很適合當統整。」她聽學姊說過，一學期裡至少有一兩次的分組報告，等到二三年級時，此類團體分組的次數只會更多，所以這時候慎選神隊友絕對事半功倍。

「好。」他不假思索地道。

「先說好，我不是挾恩要脅，我也會很認真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他們熟嗎？

「妳是醫學院榜首。」

「……你怎麼知道？」她瞠圓杏眸。

「L棟的穿堂有張貼。」

陳巧音瞬間小臉漲得通紅，「我我我都不知道……」

好害羞，為什麼要把她的名字貼在那種人來人往的地方？

「系上都知道。」

「真的？」她摀住發燙的臉頰，突然覺得無臉見人。

她刻意隱瞞的事卻是人盡皆知……怎麼突然覺得自己有點蠢？

「喂，你欺負我們家巧音是不是？」

她正糾結著，卻被人勾著肩往後拉，隨即被一左一右地保護著，抬眼就見高麗妍面色不善，上下打量著連亞仁。

「是不是，妳們誤會了，我們只是在聊天。」怕他被誤會，陳巧音想也不想地解釋。

「你們聊什麼聊到妳滿臉通紅？」

「就……」

林綾突地抽了口氣，指著連亞仁，質問道：「你跟我們家巧音告白？」

「不是！」陳巧音羞得聲音都快分岔了。

「不然妳臉紅什麼？」

面對兩人逼視質問，陳巧音抿了抿唇，往天上一指，「很熱啊。」

林綾兩人同時望向陰霾的天空，「烏雲密佈耶。」

陽光什麼時候消失的？「……下雨前總是很悶。」陳巧音硬掰著。

「喔。」兩人語氣沒有起伏地應了聲，朝她笑得促狹。

「不是……妳們……」這樣真的很丟臉……

「東西湊齊了沒？不是還要裝飾嗎？」

簡之懷突地湊過來，適時地讓她喘口氣，少了幾分尷尬。

「對喔，快快快，隨便弄一弄，我們要搶分了！」林綾回過神，暫時放過她，讓眾人把找到的物品呈上，依著學姊要求，開始將花草葉和鑰匙圈往貓布偶上擺弄。

「妳弄得好醜。」高麗妍噴了一聲，嫌棄得要命。

「妳來。」

「我不會。」她再果斷不過地道。

「那就給我閉嘴，能得分就好，弄得再好看還不是一分而已。」林綾沒好氣地道，把裝飾好的布偶交給簡之懷，「去，拿下分數。」

「遵旨。」

一群人再慢慢地走回台上，盯著簡之懷小心翼翼地將布偶呈交給台上的周以熙，誰知他卻在接過手的瞬間尖叫了一聲，瞬間將布偶丟開，自己猶如驚嚇過度般跌坐在台上。

一瞬間，眾人都呆住了。

男人的尖叫聲太突兀，臉上無法遮掩的恐懼更是令人莫名其妙。

大夥面面相覷，不知道學長玩的是哪招，是故意不給分還是惡意製造戲劇效果想要整人？

正想著，不遠處傳來刺耳的尖叫聲，大夥一回頭就見班上同學指著掉在台上的布偶，依舊發出撕心裂肺的尖叫聲……